



桂圆八宝◎著

Dishui Luangong Mingqueji

地水鸾宫 明月姬

一个让人笑到了哭的故事，
一个立志要做好人的坏女孩的传奇。

◎ 华文出版社



桂圆八宝◎著

Dishui Luanqong Minqueji

地水鸾宫 明月姬

④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水鸾宫明月姬 / 桂圆八宝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075-2286-0

I. 地... II. 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4142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话: 总编室 58336216 责任编辑 58336259

发行部 58336268 5833627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凯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260 千字 印张 9.5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075-2286-0

定价: 23.00 元

001. chapter 01. 我们都是好孩子

027. chapter 02.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043. chapter 03. 史上最隆重的离家出走

065. chapter 04. 男人都是很奇怪的东西

085. chapter 05. 十八岁的天空

111. chapter 06. 常识类社会教育 189. 番外. 借我三千千万石

133. chapter 07. 我和玉字不得不说的故事

153. chapter 08. 人的尽头，做一把神仙



chapter 01

我们都是好孩子

Dishui Luanqiong
Minqueji

我十二岁那年，母亲终于是肯死了。

她死得很不甘心，拽着我的头发跟我说：“明月，不如你死，我来替你活下去。”

我问身边的嬷嬷：“怎么才能让她死得快一点儿。”

嬷嬷说：“下毒？”

“毒药不好吧，人们会看出来的。”

嬷嬷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明月。”

“啊？”

“我一直以为你已经不怕别人看了呢。”

“没有啊。”我义正词严地反驳她，“其实我很害羞的。”

母亲在汉白玉床上发出一连串的怪声，一口气喘不上来，头一歪就死掉了，后来地宫里一直传说是我把母亲气死的。

其实我害羞这件事怎么能把母亲气死呢，我是她生的，她应该感到骄傲才对。

可能是因为地宫太大太冷了，又世代代生存于地下，我到了七岁以后才知道地面之上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地水鸾宫坐拥天下财富，历代帝王的宝藏都被埋藏在这里，但我们却只能在晚上才能到那个热闹非凡的世界里去看一看。

地宫里的人们总是喜欢胡说八道，他们说我们家一脉单传，永远生的是女儿，生下来就是一身怪病，见不了太阳，只能活到三十岁。

再生女儿，再活到三十岁。

很像那种用来解闷的九连环，一个圆圈，再套着一个圆圈。

母亲的死让地宫里的人对我很失望，他们都是母亲一手调教出来的，最亲近的侍卫有金木水火土，贴身侍女则是由一樱到十殿。他们对母亲的感觉就像是羊对狼一样依赖而又恐惧。所以背着我一直议论那天的情形。

地宫里的构造很奇怪，只要把通风孔打开，我就能听到他们说的每一

句话。

“我看这个小的还不如老的，连自己的娘都不放过，我们这帮下人又能好到哪儿去？”这是侍女八樵的声音，母亲生前对她很不好，没想到她对娘的感情却这么深。我有一点点感动，拿袖子里的手帕擦了下眼泪。

“那你说呢？咱们都被下过毒药，想造反也造不了啊。”这个声音就更熟悉了，是嬷嬷，只有她才能说出这么高深的话来。

“可也不能就这样让她捉弄死啊。”

“是啊……总得给人一条活路吧。”

“要不然，咱们就拼一把。”八樵恶狠狠地说，“只要抓住了她，把她往死里整，看她肯不肯交出解药。”

一片寂静，八樵又说：“你们怕什么，她再厉害，也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咱们白活了大半辈子，难道还斗不过她吗？”

“那……”有人怯生生地开口，“那你说，要怎么抓？她身边常年跟着侍卫，没等咱们动手，他们就动了。”

八樵沉思了许久之，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八樵不愧是念过书的人，我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肯定不会是好话，他们想喂我毒药，还是想拿刀子戳我？或者火烤、上绞架？我虽然不喜欢念书，可这些事都是最擅长的。

我很兴奋，在这个唯我独尊的世界里，找个对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叫木字进来给我穿鞋，他蹲在我脚下，细长的手指像是用来弹琴而不是杀人的：“木字，你喜欢八樵吧？”

木字吓了一跳，抬起头来看着我：“宫主……”

我笑了，熟知别人的秘密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木字摇了摇头。

他长得很好看，眼睛细长，像是能滴出水来。

“因为八樵她总是跟我说，她喜欢另外一个人，可是木字老缠着她，那个人就很生气，不肯要她，她还说……”

木字长长的眼睛瞪成了圆的，似乎并不愿相信我说的话。

我向他微笑：“她还说，实在不行，就给木字喂点毒药，他死了她就可以跟那个人在一起了。”

木字跌坐在地上，半天才缓过神来：“宫主，你不要乱说，你……你只是个孩子，你不懂这些事的……”

“没关系，木字，你不相信没有关系的，一会儿八樵就会过来，你可以尝尝她给你吃的豌豆糕，那是很甜很甜的……”

木字失魂落魄地走出去，嬷嬷进屋来的时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怎么了，这孩子？”

“吓傻了。”

“吓？”嬷嬷诧异。

“咦，你看我长得是不是吓人？”

嬷嬷看着我，觉得我有病，不再理会我了。她拿起梳子，给我绑了一对童花头，银磨的镜子里看不太清楚人，可我娘就是喜欢这种调调，她把整个地宫弄得闪亮闪亮的，到处都是金子和夜明珠。

所有的人都说，娘死了以后，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女人。

女倒是真的，人就不一定了。

我穿好衣服，带了几个侍卫，顺着天梯往上爬。

七岁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它比地宫大，人也比地宫多。

我站在街头东张西望，玉字金字水字跟着我东张西望，这个世界让我们眼花缭乱，我们像被突如其来的灯光吓到的一群兔子。

一辆接一辆的马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我们缩到角落里，被车上的人大声呵斥：“闪开闪开，眼睛瞎了，一群土包子，轧了你们也白轧！”

“土包子？”我回头问玉字，“那是什么东西？”

玉字想了半天，试探着回答：“土做的包子？”

“那不是很难看？”

“呃……”

我跟着那辆马车到了酒楼下，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女人。她穿着翠蓝色的流金外氅，裙底绣着一丛盛开的荷花，我打量了一下自己，的确很土，也像个包子。

酒楼上一片喧哗，唱曲儿的、划拳的，人声鼎沸，那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坐下来，轻声抱怨：“真是的，家里不好么？偏跑到这里来喝酒。”

男人笑了笑说：“有空也出来玩玩嘛。”提起壶给她倒了一杯酒，又叫小二，“给夫人上菜。”

小二颠颠地跑过来：“夫人请吩咐。”

女人掩住了半张脸孔：“先上一壶碧螺春吧，这些天嗓子不好用，就不吃酒了。”

“那没的说，我们店的碧螺春，是信阳城最出名的，夫人您尝尝看就知道了。”

我急忙向小二喊：“先给我来一壶碧螺春。”

“哎哎，好。”

那女人看了我一眼，眼神冷漠：“再来一盘八喜拜雀。”

“给我来盘八喜拜雀。”

小二回头向我傻笑：“好……好……”

“溜醋鱼。”

“醋溜鱼。”

金字在旁边捅我：“是溜醋鱼啦，宫主。”

“你是想去陪我妈吧？”我很诚恳地问他。

他立刻就不出声了。

那女人仍在要菜，旁边的男人一直在拉她的手。

我淡淡地向小二说：“不管什么东西，照样给我来十份，就别往桌子上端了，拿到楼下去喂狗。”

那女人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了桌面上：“乡巴佬，头一次进城你烧的吧。跟你姑奶奶学，也不看你长没长那张脸。”

偌大的一个厅堂渐渐静了下来，人们探头探脑地向这边张望，我笑了，金字很狗腿地在旁边给我打扇。

“金字。”

“在。”

“她说你们家宫主是土包子、乡巴佬，这可怎么办呢，不连你们一起都骂进去了？”

金字捂着嘴哧哧一笑：“那好办，宫主，咱们把她买过来，也调教成乡巴佬好了。”

那女人秀眉一立：“你们说什么？嘴巴放干净点儿！”

金字向玉字一使眼色，玉字一向不太爱说话，只冷冷瞟了那女人的男人一眼：“开个价儿吧。”

男人一怔：“啊？”

“你夫人，多少钱？”

“她？”男人被眼前的情形弄得摸不着头脑，“她不卖的。”

玉字很不耐烦：“两千两黄金卖不卖？”

那女人怒极反笑：“就凭你们能拿出两千两黄金，我倒要从这楼上跳下去！”

玉字并不跟她计较，从衣襟里掏出一堆钱票，往桌上一丢：“山西五株钱庄的原票，有毕士安的水印，做不了假。若嫌不够，我再给你添一千两！”

男人的眼光渐渐发直，目光缠绕在大把的票子上不肯离开，那女人信誓旦旦的表情也有些慌了，猛地站起身来说：“你们再敢这样无礼，我要报

官了！”

我向那男人微微一笑，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从发髻上摘下一串珠花，木字噗地吹灭了灯火，那珠花就在暗夜中散发出幽幽的冷光。

“夜明珠。”我把珠花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这珠子是什么来历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娘说，换三四个信阳这样大的城池是不成问题的……”

那男人伸出手去想碰触它，原本混浊的目光已经夹杂着疯狂之意，女人抱着他的手，似乎不想让他碰到那不可抗拒的诱惑，但是太近了……太近了……

“三四座城池啊……我不过想要你的老婆……”

这么的近，只要稍微点个头，他就可以富甲一方，再不用唯唯诺诺地缩在这小酒楼的角落了。

“怎么样呢？”

“我……”

“贺郎……”那女人声音焦急，“贺郎，你不要听他们的，当初我嫁与你，是你求了三次婚好不容易才求到手的，我们新婚才一年，你难道就都忘记了么？再说他们来路不正，谁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犯过官非，到底是真是假呀……贺郎，你不要犯糊涂。”

但男人的眼光却始终不肯去看她，她反复叫他的名字。

“我求了三次婚……”男人低声开口，“你也知道——我求了三次婚，不过是因为我没有更多的钱，你眼睁睁地看着你家里人对我百般刁难也不阻止！”

“我……我以为你……”

“你以为什么？不过是盼着赵知府家的公子来向你求婚，一看没有了希望，这才低头嫁给我，你以为我都不知道吗？”

女人如遭雷轰，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的丈夫。

男人一把从桌上抄过珠花：“东西我要，票子也留下，至于这个女人，你们拿走就是了，不过她娘家人厉害，当心把你们也按在水里痛打……”

女人尖笑一声：“哈哈，你不用担心，你们谁都不用担心了……”她跌撞撞地跑到楼台上，“我这么天真，以为贺郎你是真心待我，我也抛弃了嫁入豪门的妄想，一心一意想与你厮守一生，原来这份情义都抵不过千两黄金，贺郎，贺郎，你好狠的心……”

她纵身往楼下一跃，砰的一声巨响，好像土包子掉在了地面上，摔碎了。

男人揣着一怀的钱扑到栏杆前，痴痴呆呆地盯着楼下面，忽然身后一片混乱，众人才刚回过神，叫的叫，喊的喊，男人看着眼前这一切，脸上的表情像是在梦里，他的目光转到我的脸上，突然间醒悟了：“都是你都是你……我掐死你……”

玉字拿剑柄一挡，他摔倒在地上，又扑过来：“妖怪，贱人……我杀了你……”

忽然那遥远的夜色里有歌声入耳，似乎是越来越近了：“莫道世间妖魔吵，人心深处有烦扰，爱恨逍遥，自能得道，何必理会那小人儿笑……”

歌声清悦有如梵唱，让这纷乱的人心都平静下来，人们的目光向那声音来处望过去，只见小街尽头，一个身着粉红色长衫的年轻人一步一晃地走了过来，我支着下巴往楼下看他，他真好看，虽然穿得比娘的十八个男宠加起来都要花俏，可是那粉红色的衣服就好像是长在他身上，那么的服帖，仿佛除了他之外，别人就再也配不上这种轻浮而又艳丽的颜色。

我不得不说，他比娘的十八个男宠的长相加起来都要好看。

他走到楼下，在女人的尸体前站定，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看了有半盏茶的工夫，终于恍然大悟：“死了啊……”

楼上一堆人集体倒，死的活的，那不是一伸手就知道，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吗？

粉衣人向楼上的人招手、微笑，似乎很想让人们欢呼一下，可惜每个人都一脸黑线地望着他。他讪讪地从怀里拿出一把扇子，那扇子也出奇的花

哨，至少吊了七八个香包，在女人面前扇了扇：“天气热，不要这么大的火气，平一平心，静一静气，做人的路还远着呢……”

跟死人说话的家伙……原来是个疯子，我有点可惜了，要不然的话，我一定把他收为我的第一个妃子。

我还没有妃子呢。

八年前我娘把玉字领到我面前，告诉我他将会是一辈子跟随我的人。他长得很好看，那么小就显得剑眉星目。可是我让他笑一笑的时候，他却把我给吓哭了。而且我跟他在一起呆的时间太长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正胡思乱想着，忽然身后的人们惊呼起来，我往楼下一看，像是被一盆凉水迎面泼过来，顿时就惊呆了。

女人随着扇子站了起来，姿态妩媚，翩翩起舞。

粉衣人哈哈大笑：“看这舞姿，有钱的赏个钱场，没钱的就请赏个人场……”

诡异的情形让所有人屏住了呼吸，除了风过花开的声音，整个酒楼静得如同要死去一般。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铜子，砸到粉衣人头顶上：“跳得不错，本宫赏你。”

他抬起头来，一双风骚入骨的桃花眼紧紧勾住了我，那眼神里似有水意在荡漾，随时都会溢出来：“钱少了点儿，人嘛，差强人意。”

“差强人意是什么意思？”我回过头去问金字。

金字好像也不知道，看向玉字，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

“估计是嫌钱给的少吧。”

“钱啊……对对……”我恍然大悟，“本宫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玉字，拿钱给我砸死他。”

玉字刚要掏钱，趴在地上的男人忽然跳起来，扑下楼去掐住了那粉衣人的脖子：“你个妖魔，拿我的女人当什么……我杀了你……”

“啧啧，什么道理，许你卖她，还不许我让她跳个舞取乐？”粉衣人随手

一拂，潇洒如同行云流水，在女人的头顶上拍了一下，女人似乎是大梦初醒，停了动作，呆立当场。

男人和她遥遥相望，仿佛是隔世的情缘。

这粉衣人……真是好奇怪啊。

“喂……”我倚在栏杆上叫他，他不理我，我随手抓了一把银票往他头上砸，人们纷纷扑下去抢那银票。混乱中你踩我我踏你，吱呀哇啦叫成一团。我忍不住哈哈大笑，那粉衣人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急忙喊他，“叫你呢，玩扇子的，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他笑出一脸的桃花样：“怎么？姑娘，你想干什么？我可是怕得很呢。”

这是头一次有人叫我姑娘，我立刻就乐不可支：“你不要怕，你长得这么好看，我想让你当我的皇后。”

玉字在后面拉我：“宫主，宫主。”

我回手拍开他，楼下的人群为抢银票已经打起来，一个人按住另一个人的头，一拳打下去，血花飞溅。惨叫声怒骂声哭号声此起彼伏，那粉衣人站在他们中间，丝毫纷争也不沾身，笑嘻嘻地说：“这可不行。”

“为什么呀？”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眼看见他就好喜欢，地宫里没有他这么好玩的人，每个家伙都是阴气沉沉的，好像我欠了他们八百吊钱。

我喜欢他脸上光耀夺目的笑容。

“因为我是个和尚，和尚是不能娶老婆的。”

“咦咦？”我下巴掉到胸脯上，倒不知道他哪里像个和尚了，“骗人的吧？”

“骗你有什么用。”他转身想走，我急忙叫住他。

“喂喂。”

“又有什么事？”

“我……我……你不用娶我，嫁给我就好了……”

“呃……”粉衣人一脸被飞过来的马桶砸到的表情，“好吧，这是我的终身

大事，不能轻率地答应你，你得跟我到西山寺庙去求婚，禀告我师傅，还俗方可成亲。”

真是麻烦的事情，不过想到以后就能跟他在一起，我还是一口答应下来：“好哇，我跟你去。”我站起身来要走。

玉字一把拦住我：“宫主，不要胡闹，这人不知道安的什么心思，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就跟他走？”

“没关系啊，反正我对他也没安好心。”

“你……”玉字气得咬牙。

金字贴到他身上：“好啦，玉字哥，有我们跟着宫主，还能出什么事？”

“天亮了怎么办，我们是见不得光的。”

“西山又不远，天亮之前一定能赶回来的。”

“不行，风险冒得太大，我不能让你们去。”玉字紧拽着我的手，我刚往前走一步，他一把将我拉回来，我大怒，抬手就给了他一记耳光。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我了！”

玉字瞪着我，眼睛里有不可置信的惊讶、愤怒和……伤心……

我心虚气短，慢慢地把手背到身后去。

玉字和别人不一样，他比我大几岁，是亲眼看着我长大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希望他能成为我的皇后，但他身上阴冷冰凉的地宫里的味道，让我始终跟他亲近不起来。

“玉字……”我刚想说话，他转身就走。只留给我一个决绝的背影。

我一阵恼怒，少了他我还就不活了？向金字低斥一声：“我们走！”

金字屁颠屁颠地跟在我身后，笑得一脸谄媚：“宫主你早该把那家伙踢走了，你看看那小脾气儿，比宫主你还冲呢，这往后宫里还容得下他？”

我心里烦得不得了，真想一把七步断肠散毒死他算了：“闭嘴吧你！”

金字就是这点乖，立刻就把嘴闭上了。

粉衣人走在前面，被风吹起来的袍子像是随时会飞天而去，我从来都没

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能把粉色穿得这么潇洒，心情又渐渐好转过来，我跟他，发现他至少比我高了一个半头，我用手比了比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以后会赶上你的。”

他低下头来向我微笑：“女人不能长这么高，高了就不好看了。”

咦咦，我是女人？在他眼里，我是女人吗？我捧着脸，双眼放光：“你觉得我好看吗？”

“差强人意。”

又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真恨自己平时不好好念书。

粉衣人从怀里掏出一面镜子，左观右看，我也凑过去，从镜子里看到我们两个人的脸，我小小的瘦瘦的苍白的脸上，只有一双眼睛大得出奇，他点了点头：“你不如我好看。”

我倒对他的镜子更好奇：“你随身带着这种东西啊？”

“是啊。”他一脸的坦然。

我有些无语，说真的，我娘那么爱美，都没有到随身带着镜子的地步。

山路崎岖，再往上走已经有些困难了，粉衣人的步伐依然不快不慢，非常轻巧，我和金字气喘吁吁地跟在他身后：“还有多远啊？”

“不远了不远了。”他指指山顶上，那里果然有一间屋子。

我们两个打起精神，快到山顶的时候，一块巨石拦住了去路，他轻轻松松就站到了上面，我像一只乌龟一样爬在石头上挣扎着，努力想上去，我看到他嘴边的微笑，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一定难看死了，有点儿气急败坏。

忽然他俯下身来，向我伸出了手。

修长而坚定的手指，和地宫里的男孩子们不一样，好像只要握住了什么，就能牢牢掌握，绝不会失手。

我的脸不知道为什么烧得通红，怯怯地把手递给他，他紧紧握住，往上一拽，我就站到了巨石上。

那已经是山顶，居高临下，俯览众生，一阵阵山风吹到脸上，让那燥热

稍微平静了一些。

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山顶，原来坦坦荡荡地站在高处的感觉竟然是这么的好。

我向他笑了笑，忽然听到金字惊呼：“搞什么怪嘛，这哪里是寺庙，明明是一间弃屋。”

我心里一惊，弃屋？

为什么那个粉衣人会说是寺庙？

忽然脖子一痛，已被人拎了起来，整个身子腾空而起，飘飘然向悬崖底部落下去。

我仰面看到那个人的笑容，他笑得那么美、那么镇定，像莲花一样圣洁而滟敛。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奇异的微笑。

“宫主！”金字扑上去跟那人拼命。

这个傻金字，我一直觉得他太会说话，太会拍我娘的马屁，怀疑他没安好心，总是对他恶声恶气的，没想到他一点都没有记在心里，傻金字，我都要死了，你还不快跑，跟那个坏蛋打什么打呀……

我只是个孩子，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的脸仰成四十五度角，眼泪悲伤而明媚地流了下来。

我看见金字被那人一推，向着悬崖掉了下来，我想张嘴叫他不要这样，放过金字，可是一直下坠，下坠，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好像是一直在做梦，醒过来的时候，也以为是在梦境里。我被人紧紧地抱住：“金字。”

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觉得他紧抱着我的手在轻微地颤抖：“金字，你是死的还是活的？”

他在黑暗中笑起来：“回宫主，咱们都是活的，千秋万代，长生不老。”

“啧啧？”这个死金字，还有心思贫嘴，“为什么没有死？”

“这悬崖年头太久了，下面积了厚厚一层腐草，掉下来的时候我都没